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卷五 原第八

金壇王　澍篛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唐薛稷沓寘君銘

薛少保與歐虞齊名而所流傳書不過數種此沓冥君銘絕似河南尤少保書之烜赫者

唐薛稷正立三帖

董廣川稱薛少保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致備故

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脉於褚爲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流通又別爲一家三帖風神駘宕信廣川之爲知言矣

唐明皇紀泰山銘見竹雲本

唐明皇批荅裴耀卿等奏狀見竹雲本

唐徐浩嵩陽觀碑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仙藥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

之禍史但稱林甫迎合固寵妒賢嫉能屢起大獄而不言其引君於邪未為探本之論也自開元廿二年以李林甫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學得妙寶真符闢空中仙語史不絕書獨此孫太冲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推之則明皇晚政之惑其昏為林甫所蠱決矣碑稱上方滌慮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庶政一以委成林甫林甫乃不能引君當道而縱君於

聲色是豔妻之禍固由君昏而引而成之者林甫也然向非此碑則林甫不過一權相耳權相代所時有何遽階之亂乎憒然一碑是補世史所未備則碑之所繫大矣碑文撰自林甫於時韓愈氏未生八代之衰未起而此碑文體疏越非復唐初繁縟宿習庶手鬱然可觀然林甫中無學術此碑決非出林甫手史稱郭慎微范咸文士之闒茸者代為題尺定當是闒茸文士筆

耳
有唐一代分書多涉方整與漢為異獨此碑清
圓疎古似婁壽韓仁等碑所徵不及者其變化
耳按趙氏金石錄徐季海隸書碑刻𡨋多唐人
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
名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
此一碑然學者苟以此碑印之漢法是合是離
必有能辨之者當時明皇隸法大似季海泰山

銘孝經等碑渾博有漢人氣息只以骨韻未遒稍遜季海一格耳令作分書者開口道漢實則尚未夢見唐人脚底汗也季海此碑才是漢人適嗣願學分書者從此細參之

裴迴題額隱密有餘而肥臃過甚余以漢孔宙碑題額筆法稍束令瘦削使進於古若其一波一磔盡仍其舊不敢改為也

唐徐浩朱巨川告見竹雲本

唐實際寺隆闡法師碑

隆闡俗姓張南陽人唐高宗總章元年帝見夢名至授官不受固請出家遂落髮於西明寺時有大德善導闍棃十餘年而死隆闡為建墳營塔又於寺院造塔一十三級得聞於上高宗及則天皇后臨幸其寺時有賜予永昌元年勅主西明寺講彌陀等經勸衆念佛又為帝及帝后

造淨土堂一所及彌陀等象遂以風痺死時則天大足元年年六十二中宗神龍元年乃贈隆闡大法師元宗天寶二載弟子思庄等始為立碑凡其徒所為推崇其師者不過如此固無甚奇功異德可為緇流表率也且其文詞蕪縟與岑勛多寶塔碑同獨其書大類聖教序清潤秀健照映一世以此為世所重碑首懷惲及書四字不可曉遂起後人多少閒議論按唐人最重

佛其為和尚立碑往往多涉浮夸如裴相大達
法師碑及此碑之類不過盛誇寵遇以欺世動
衆而已碑不書撰文名氏蓋即思莊等倩人代
作且皆是天寶初文當與多寶碑同出一手文
鋒氣格無一不與多寶碑同當俱是岑勛所作
其書當即思莊等倩人所書故於懷惲下加一
及字故作諱語以見吾緇流中亦有能為右軍
書者揔是一段浮誇語耳其是與否正不足溷

考也

唐玉真公主靈飛經

董思白云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為玉真公主寫進明皇前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按卷末款書大洞三景弟子玉真長公主奉勅檢校寫並無鍾紹京代書之文且既是奉勅書決無倩人代書之理新書公主傳玉真公主睿宗第十女竇皇后所生明皇獨懷女弟字

持盈始封隆昌縣主以避明皇諱改崇昌又改玉真公主太極元年與金僊公主皆為道士進號大洞三景師既肯奉道出俗則真淨固其夙志亦决無文通宰輔屬其代書之理不知何緣遂目為鍾紹京也豈以書似紹京故遂有斯目歟唐世最尚書法一名書出千臨百摹必求其似乃已紹京當時以工書直鳳閣凡明堂門額及諸宮殿門牓皆使書之則玉真公主私學其

書固自有之而昧者不察竟目為鍾紹京也款稱奉勅書思白言自寫進亦有誤據思白言前有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今皆未見或由前人標目之誤而思白承其說耶譌以龍譌可為一笑也

董思白甚愛靈飛經每欲書法華經必凝觀許時然後書之其持鍾書之說甚堅可大書世罕傳本比于新安吳氏見所書遁甲神經真跡半

卷筆力秀勁與此正同故思白斷然目為鍾可大亦猶昭仁寺碑之強名為虞永興耳實則非也又考可大書楊歷碑欵稱義男歷中官楊思朂父也可大身為宰輔取媚奄人至以義父事其父洪恣無恥可謂至矣雖果出可大手吾猶將削之況決非是乎妄意題署坐令玉真於千載後蒙此大恥余特雪之可為大快

焯按此兩跋謂靈飛經決非鍾可大書而竹

雲定之本謂是唐經生書幷非玉真公主所寫自當以竹雲本為正以其議論辯博因補錄之以為談助

唐歙州刺史葉慧明碑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慧山聽松二篆字見竹雲本

淳熙續帖殘字見竹雲本

唐李陽冰謙卦見竹雲本

唐李邕縉雲帖

李北海縉雲帖前帖則新絳所收後則董氏戲鴻所刻而文字參差各異如此正如魯公麻脯帖墨蹟與宋搨彼此不同未據何者為定聊並錄之

唐韓愈書

昌黎先生書流傳於世者絕少獨此三行一十八字載希白潭帖中格韻端勁英光毅然使人

望而生敬余臨此時亦齋宿乃敢落筆也

漢将紀信碑

紀信漢高帝将也漢三年項羽圍滎陽急五月将軍紀信請誑楚扵是詐為漢王乘黃屋左纛詒楚軍曰漢食且盡王降楚及見乃紀信也問漢王安在曰已從東門出矣扵是項王燒殺信當是時羽用范增計急圍滎陽兵少食盡微紀信即沛公已矣及帝定天下論功行賞不及紀

信史遷班固亦不爲立傳至武后長安二年滎陽令會稽孔祖舜始作頌樹碑然後紀信之忠始顯於世余嘗論漢有大忠之臣二而蕭曹韓彭爲次鴻門之會沛公事急矣入與同命者獨有一樊噲滎陽之圍死不旋踵矣誑楚全生者獨有一紀信此二人者不煩一兵不折一矢獨以一身出帝於死可不謂義烈者乎其不及賞非直高帝之過蓋呂氏實隱有罪焉后性劉鷙

意在陰鉏大臣以强諸呂雖其存者猶且欲漸
次除治况身死已久者乎兎盡狗烹固高祖之
志呂后窺破微隱更益狠忍以遂其私如紀信
之死豈遂忘之蓋直以為慊于志而造物者陰
為驅除其疾耳獨惜以高帝之英雄乃使一婦
人得制其功臣生死之命而漢祚幾遂潛移嗚
呼此戚夫人人彘之禍所以罪同武氏也歟
隸法自鍾繇勸進授禪二碑已截分今古不復

漢人渾噩風格此碑立於唐初去漢為遠然筆力竦勁無唐人纖巧習氣故是可尚惜前幅脫失五十餘字未為全玩然傳本絕少拓亦數百年前物余故録而存之

唐鍾紹京書三獮底部論上卷

雍正丙午余請假南還過淮陰程生風衣贈余三獮底部論一卷硬黃帋楷書筆法似靈飛經而有沉雄之氣靈飛秀潤入髓正是女郎書此

書比之靈飛秀潤則同而雄姿逸態又別一風格自當為鍾可大也或以紙為藏經紙當是宋經生書按董廣川書跋云古人以楸皮作紙名穀紙至以蘗汁涅染點治搥裝則為經紙今世所見晉宋帖多作經紙硬黃姚寬西溪叢語亦云爾則經紙自晉唐以来盖皆有之至宋而絕是經紙止于宋非始于宋也余曩在秘府見唐摸晉帖往往多經紙書但色之深淺或不同耳

比見通甲神經亦硬黃紙書與此正同則此故當是唐時書無疑按藏經三彌底部論凡三卷此所書者為第一卷裘漢家以失去後兩卷故於首尾標目下刓去卷上二字中間文字段落亦頗有異同不能一一挍正紙凡一十四接行凡三百一十四字凡四千四百二十八紙芳墨鮮清和秀潤是為墨林希覯卷前有李龍眠白描羅漢精古殊絶余嘗見吳道子天龍八部真

跡筆法絕相似則知龍眠畫法信是僧繇道子
適嗣而此為龍眠絕經意跡也羅漢十六尊或
謂未全按古人畫羅漢多十六尊余見貫休真
跡止十六無十八也風衣作人矘朗重交遊如
此雙絕奇跡乃以贈我略無繫恡我當奈何
　焯按竹雲它之本跋靈飛經有得唐經生書三
　孫底部論於淮陰與此經無異語而此跋內
一云自當為鍾可大又云當是唐時書標目

所書俱一時懸揣耳

唐褚遂良孟法師碑

曩見褚河南同州聖教序以為與雁塔本故是一書而刻本肥瘦一何懸絕至此且同州本刻法精妙非若近今惡刻不能工者疑不能明也今見孟法師碑唐刻乃知同州本一點一拂皆準此碑而刻來自成一格此唐刻之所以可貴也碑以貞觀十六年書考唐史是年岑文本正

晉中書侍郎褚河南以貞觀十五年六月諫沮
太宗封禪遷諫議大夫則十六年書碑正合又
河南以顯慶三年戊午薨於愛州距所年六十
有三上追貞觀十六年壬寅方四十有七是時
年力壯盛正是専師智永時而鳳洲以為絕似
率更未見有一毫似處又由顯慶三年戊午上
追六十三歲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丙辰
其書雁塔聖教序在唐高宗永徽四年癸丑為

河南五十八歲後孟法師碑一十六年是時河南書法專師漢韓勑夫子廟碑竟至形神畢肖故融釋脫落殺似筆不落紙還視孟法師碑猶未免有筆痕墨跡而世人競推孟法師碑當由碑廢已久世不多見故貴之耳實則孟法師碑不及聖教序遠也鳳洲不細考時序橫生多少閑議論可謂無識

向見孟法師碑兩覆本一為孫北海少宰所藏

一為梁真定相國所藏皆絕歎以為妙跡然按
其筆法絕似王彥超重刻虞永興夫子廟堂碑
竟疑虞褚妙跡不過如此非有甚不可跂及處
及今見唐刻真本乃知去覆本甚遠玩其筆妙
真覺字裏金生行間玉潤妙處非筆墨所能盡
知黃山谷題虞永興夫子廟堂碑所謂孔廟虞
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可淂非虛語矣

虛舟題跋卷六 原第九

金壇王　澍箬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唐顏真卿多寶塔碑

多寶塔爲魯公少時書魯公書碑遍天下權輿於此此碑以前無魯公書也孔子廟堂碑亦同時書斷食来久僅存數十字矣此碑書法腴勁寂有態度魯公書多以骨力健古爲工獨此碑

腴不腠肉健不腠骨以渾勁吐風神以姿媚含變化正其年少鮮華時意到書也王元美論此碑謂貴在藏鋒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是則固然然近世學顏書者多至枯朽骨立以腴潤濟之正須從此覓指南東爾有明内庫所藏宋本亦嘗見十許册大約皆同時搨字畫風神纖毫不失唯以墨法老嫩之間微分優劣爾如此本之墨光如漆古香滿紙向之所見無第二也

嶰谷吾友遘此殊絶過吾九龍山齋出以示我獨不畏見者豪奪乎嶰谷愼之

唐顔真卿東方朔畫像贊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送裴將軍詩

新史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及而斷則此裴將軍正旻也北伐奚人矢迎刀而斷詩所謂將軍臨北荒烜赫耀英才者也旻善劔舞唐

文宗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劔舞張旭草書爲三絶詩所謂劔舞躍游電隨風縈且迴者也旻以龍華軍使守北平一日射虎得三十一詩所謂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者也則公此詩蓋字字實録絶無一語溢美而詞氣踔厲筆力雄偉驚心動魄如此蓋由裴公奔雷擊電之奇與魯公忠義激昂之氣兩相激發故不覺詞翰縱逸不可逼壓後世讀其詩觀其書法尚足廉頑立

懦則當日公之忠肝義膽爭光日月為可知矣
書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絕一世余題為魯公
第一奇跡不虛也此書流傳絕少平生唯見兩
卷而字跡微有不同豈公當日有兩本耶董思
白言婁江王弇州所藏與余後見一本互有同
異而後本差勝如思白言則公曾書兩本信矣
來海嶽論爭坐稿謂其字相聯屬詭異飛動得
於意外㝡為傑思黃山谷云奇傑秀拔奄有魏

晉隋唐以来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皆爲法度所掩豈若魯公蕭然出於繩墨之外而卒與之合哉二公之推許論坐如此余謂特未見此書耳此書詭異飛動出論坐外蓋自右軍来未開此境其心目中不復欲存右軍一筆所謂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者也然非有一段忠義欝勃之氣發於筆墨之外末由臻此不求其本而但倣其面目亦未爲善學者也欲學古人不

可不知此語

唐顏真卿祭姪季明稿

肅宗乾元元年公年五十歲三月除蒲州刺史先是安祿山反遣其將蔣欽湊等以五千衆守土門公從兄常山太守杲卿起兵討賊以計殺欽湊開土門之路并擒其將高邈何千年遣子泉明械送京師公所謂土門既開兇威大蹙者也泉明至太原節度使王承業攘爲已功留泉

明不遣及告急承業又擁兵不救城遂陷杲卿死之并幼子季明等皆被害公所謂賊臣不救父陷子死者也承業既欲攘功乃厚遣泉明還而陰令翟喬賊於路翟以情告得免遂客壽陽又為史思明所獲裹以革送幽州所謂泉明比者再陷常山者也泉明既獲免乃歸公時公剌蒲州令泉明往河北購杲卿等屍杲卿失一足季明僅得一首所謂念爾遘殘首櫬同還者也

元陳繹曾謂杲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同葬長安鳳栖原誤也又舊史不載季明之死新史則云兵加季明頸以脅杲卿杲卿不屈遂被殺今觀此文乃知季明歸櫬惟首而已哀哉此文作於季明首櫬歸蒲之日魯公痛其忠義身殘故縈紆鬱悶和血迸淚不自意其筆之所至而頓挫鬱屈一瀉千里遂成千古絕跡意爾時祭允杲卿亦必有稿想其奇古必更過此惜已

巳之又行狀及新史皆稱乾元元年改公蒲州刺史封丹陽縣開國子而公所自署乃云開國侯蓋行狀及史之誤當以公所自署為正

杲卿歸髮事舊史不載新史但記其略云杲卿被殺殉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昔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又魯公所撰杲卿碑云公初被殺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收其髮謁元

宗儀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元宗哭而設祭焉後奏以髮至夫人疑之憑床而哭忽聞聲如鞭床者髮箱跳而前夫人始駭信之此事怪甚然以杲卿之忠烈其精誠直可貫日月薄蒼旻雖骨化魂銷千載以下血當成碧況及身之膏髮乎箱跳而前固無足異且魯公非妄語者其為杲卿作碑應更無誑故新史亦因之特語少簡耳此碑唐元和中已亡宋趙德甫金石錄特

據公甥盧佐元所重書者詳錄其事恐久遠湮沒故牽連書之著於祭姪稿後

唐顏真卿告豪州伯父稿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刺蒲州尋為酷吏唐旻所誣改刺饒州至東京遂以一門恤贈及戚屬還京告於豪州伯父豪州名元孫杲卿父也因有告故祭以成禮以非特祭故敘而不文世稱祭伯父者非也祭季明稿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

其書頓挫鬱屈不可控勒此告伯文心氣和平故容夷婉暢無復祭姪奇崛之氣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情事不同書法亦隨以異應感之理也按史常山城陷杲卿爲賊所執械送東都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杲卿妻女及長史袁履謙等妻女數百人賊皆繫之獄及郭子儀李光弼自土門東下收復常山乃破械出之給遣周厚會泉明求訪戚屬亦至乃悉以歸蒲州於時

魯公剌蒲州也告文云脫於賊手並得歸京蓋
既歸蒲公隨所歸資送之故並得歸京也告文
云甥姪季明盧逖等八人皆被賊害舊史載杲
卿幼子誕姪詡新史穎春卿等載杲卿甥博野
尉沈盈并此季明盧逖凡五人而亡其三家廟
碑乃有子幹沛及頗頗者公之子劉客奴以漁
陽歸順公遣泛海爲質者也於是八人始全又
按史公以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加戶部

待郎後朝肅宗於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至德二載四月公朝鳳翔授憲部尚書官位次第與此文不合當由史誤或公欲約言之故不復計其先後歟又家廟後叙魯公子有沂水縣男頵新泰縣男碩此文無之意爾時尚幼未有所立故不之及而此文有華亭丞袁衡家廟亦無之豈作家廟時袁衡已早逝歟所未詳矣

焯按顏魯公祭姪告伯二葉跋語竹雲本過於簡略不若此之考據詳賅也末一段山谷老人論爭坐書云云竹雲本亦同不復錄

唐顏真卿華岳題名

公以乾元元年三月自馮翊太守改刺蒲州尋爲御史唐旻誣搆即於是年十月改刺饒州道經華陰乃與監察御史王延昌等同遊華岳題名金天王祠當是時公內忌於宦官外誣於酷

吏連遭貶斥羅於奔命殆無虛日而從容暇豫
題名華岳如無所事者然蓋公之義命自安不
為威武所屈貧賤所移此可見矣
金天王華岳神也舊史元宗紀開元元年九月
封華岳神為金天王

唐顏真卿乞米帖見竹雲本

焯按竹雲定本乞米帖目外分出與太保乞
米鹿脯馬病等帖一目內跋二則此本章連

及之當以爲正

唐顔真卿乍奉緈帖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送蔡明遠叙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中興頌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劉中使帖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竹山聯句

按公以大歷七年秋九月除湖州剌史九年三月與處士陸羽等十八人聯句於潘氏竹山書

堂時公年六十有六年譜載聯句於大歷八年誤也先是公以天寶中作韻海鏡源屬祿山亂中止及刺湖州乃以大歷八年與沙門法海李萼陸羽等十九人增脩於陸處士之三癸亭九年春遂終其事上之此聯句於一十八人內同者處士陸羽廣漢李萼河東裴脩河南陸士脩京兆韋介穎榮潘述并公凡八人盖增脩韻海之暇春和景明集燕於潘氏書堂聯句為樂碑

銘所謂紛吾著書羣彥惠臻者也時公與元載
不協加勤於政而公務餘閒仍優游攄適如
此不特可以見公之政治并其不畏強禦不懼
禍讒胸次浩落亦可見矣此卷宣和御府所收
康熙間歸真定梁相國刻秋碧帖中顏楷之存
於今唯此及自書告朱巨川告三種而已宋人
論魯公書原本登善觀其大凡無毛髮似處余
悉心臨寫恍然有契乃知褚顏兩家非徒用筆

不殊即其結體亦無一不合東坡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古人精鑒信非兒童輩所能望見鼻孔也

唐顏真卿送劉太冲叙

此序淳熙續帖亦有刻與世間流傳本迥不同其鬱屈飛動處更出今本之上今本首行全闕劉太冲者䓁五字或以小楷書補之淳熙本首闕上半行太冲䓁三字尚完冲字有微闕劉字

關右半劉上尚關三字則不可知何字矣吾謂唐人善鉤摹此叙必有別本即此可見世稱顏書多以雄勁題目不知其變化乃爾人不自立家不能與古人惟肖顏公能打破右軍鐵圍故能為右軍適嗣有志臨池者不可不知此語顏公盡絕變化然比於右軍猶覺有意所以不及右軍然不始於有意安能至於無跡故知龍跳虎卧正是規矩之至

焯按此跋前有二段已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自書太子少師告

按唐史大歷九年代宗崩德宗立以公充禮儀使明年改元建中八月加公太子少師時盧杞忌公切骨公以直不爲所容名雖尊之實遠之也是時公年七十有二去公爲李希烈所害年七十有七不過五年與後惟有朱巨川告耳然風力不及此遠矣

臨顏書者當得其渾古之韻但以雄厚求之皮相耳此自書告與臧懷恪碑正相類乃顏書之絕清瘦者余歛其浮情不令脉興盃作然後臨之乃覺小有埶耳

魯公自書告董文敏稱其奇古豪宕為魯公書所絕少余前臨此告以為奇古不難須得其淳淡之趣乃佳宋人論顏書謂出自褚顏之與褚了不相似而以為體源一同此可謂知書者矣

臨古而不得其髓終日麻鹿徒勞脚板耳折畫
骨肉自現清淨法身乃為得之余此卷猶有媿
於斯語

魯公自書告為真定梁相國所藏往在京師曾
一見之白麻紙書墨光如漆遠出朱巨川告上
蓋魯公絕矜練作也時余責授吏部竟日承事
乾清門未暇摸取雍正二年太保年雙峰
入覲還過真定購之以西逾年余南還與蔣拙

存遇於二泉則魯公告已摹取来矣武陵漁人再入花源欣快無比兩年来每喜為人臨寫不可數計此卷亦其一也筆力遒古頗不失魯公手意右軍嘗自題其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頗聊存之僕於此卷亦云

八月九日為稚兒生日以此卷付之魯公老骨如錢子子孫孫一門忠孝千載以後談顏氏者齒頰猶香至於名位壽考皆居最盛老夫之望

汝特餘事耳

唐顏真卿朱巨川告

朱巨川告綃本米海嶽以金檢從朱氏孫所易得者董文敏稱其古奧不測是學蔡中郎石經乎視鍾司徒所謂當其用筆每透紙背者也然此告後自書告三年耳其風骨更老乃筆力翻覺小劣何歟豈為人書與其所自書固不能無間歟余參以自書告筆法令就古澹歸於雄渾

庶不至遺恨佐史耳

朱巨川小楷告

右顔魯公書朱巨川告小楷真蹟董文敏極稱之每舉以為學者楷法刻戲鴻帖中摸搨几下殊失魯公手意余稍叅以多寶墖碑筆法追摸一本老目眵昏不能及其萬一然六十老人作如此蠅頭細書乃能不用眼鏡亦一奇也

唐顔真卿鹿脯帖

鹿脯帖墨跡與宋搨本不惟字形不同文亦小異故董宗伯有宋搨不足據之語然墨跡駘宕宋本古雅正自不容軒輊矣

唐顏真卿華嚴帖

魯公華嚴帖如萬鈞之弩一發沒羽余稍參以劉太冲蔡明遠等敘令就疏宕力不足故不免態勝也

唐顏真卿元靜先生碑

公以大曆六年罷刺撫州七年九月至東京除湖州刺史十二年為此碑於時年六十有九先是乾元二年由昇州刺史充浙西節度使兼江寧軍使致書元靜與之締交越十年而元靜死又八年而公為之作碑留元劉年譜系碑於大曆八年誤也是年春三月元載伏誅召公為刑部尚書而此碑書於五月猶稱湖州刺史當由刑部尚書之命猶在五月後耳

原碑斷於宋紹興七年丁巳不知何時毀去今茅山所有碑乃是覆刻筆畫細瘦全乏魯公雄健之氣且字之訛者七十餘處而原碑不可復得矣余在京時得一本球圖視之

昔人稱此碑筆法與家廟同余按魯公晚年所書碑跌宕莫如宋廣平肅括莫如家廟此碑風格正在廣平家廟之間信是魯公極筆

唐顏真卿家廟碑

自秦造分隸至以東漢增減任意譌舛相錯篆籀古法遂以大壞魏晉之間鍾王繼起風會雖於是而開然未能有所是正暨乎六朝喪亂之餘譌以滋譌遞相傳染日以鄙倍唐興太宗高宗相繼右文書學漸歸於正虞褚諸公出雖未能盡加刊削然六朝謬體蓋已十去七八矣逮百餘年顏元孫作干祿字書魯公極力揚扢之於是書體廓然大正每作一字必求與篆籀吻

合無敢或有出入匪唯字體用筆亦純以之雖其作草亦無不與篆籀相準蓋自斯喜未得篆籀正法者魯公一人而已評者議魯公書真不及草草不及稿以太方嚴為魯公病豈知寧樸無華寧拙無巧故是篆籀正法此家廟碑乃公用力深至之作當是時公年已七十有二去其死李希烈之難不過五年年高筆老風力遒厚又為家廟立碑挾泰山巖巖氣象加以俎豆肅

穆之意故其為書莊嚴端慤如商周彝鼎不可逼視少師告亦書於是年而風度閑明如端人正士冠裳珮玉蓋書家廟則精神肅敬少師告則意緒堂皇故書雖出於一時而韻趣迥別有如此也碑經五季之亂倒於永興郡野宗初太平興國七年都院孔目李延襲者始告於殿中侍御史師頏知永興軍府事李準移植學宮書環四面其後一面字較清朗然比於元刻氣味

今古逈絶意其棄擲郊野時經棋夫牧豎毀壞
李延龍以舊本重刻而後序未之詳耳元本兩
側字形畧小余特擴而大之令與前後齊一以
便觀覽又李陽冰篆額之後有碑陰一小方詳
敘立廟規則而知而搨者絶少余并臨於後文
闕四字據都穆金薤琳瑯補足之於是家廟碑
由篆額以迄碑陰都二千八百二十八字無一
字闕後有夢英楷跋并李延龍篆跋無夢英所

書盡皆臨之經始於雍正七年八月至九月廿
有五日乃完即日晚書其後
陸士衡云文以述祖德爲美此碑爲魯公述祖
德之書讀其文不獨見顔氏世有令德兼且世世
篤忠貞自子淵來族望之盛未有如顔氏者所
以獨冣孔門足與孔氏媲美也吾嘗謂天之生
材爲力有限既生孔子必不能更生顔子故顔
子不免早折然雖早折而天意未盡故世世流

衍至於無窮理勢然也此碑文字蕪蔓頗不中
程律然樸茂之中自有風義并州謂風稜秀出
精彩注射勁節直氣隱隱筆畫間信是定論魯
公書碑滿天下及其末也盡於此碑若固知其
必死而詳述祖德以正其終者述祖德孝也死
希烈忠也忠孝之至通於天命嗚呼豈苟然哉
禮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魯公少孤故於
勤禮昭甫兩世不稱諱則不諱王父母之義也

其於父則稱諱者則禮所謂死則諱之者也然不逮事父母於王父母且不諱乃自欽至思魯十二世又稱諱何歟朕絕於高祖廟制親盡則祧以親而言思魯為魯公高祖親未盡宜稱諱則勤禮貽甫於公益親尤宜稱諱而碑不稱諱若執不諱王父母之義則祖既不諱自祖以上槩不必諱而各加諱字殊無義例蓋魯公徒以思魯以上尊故宜稱諱而不準諸禮故多所未

合又意在行文不及按點故稱與不稱皆不免錯出耳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碑自祖以上並直書名而加諱字蓋未詳察之故若令人自述先人行狀而使他人填諱為不合於臨文不諱之義則顧氏之辨可謂卓已

按宣和書譜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監其書名每作冰說文冰魚陵切凝本字徐鉉云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陽冰蓋取海賦

陽冰不治之義故字少温猶韓文公名愈而字退之也今人每稱李監爲陽凝有讀仌者便以爲誤實則當爲冰凍之冰若云陽凝則於少温之義無取其所以書冰者以仌字獨書難以成文故隸楷皆從冰猶主字篆當從丶獨書不成文故皆從鐙主之主也今魯公家廟碑書冰作氷并於冰省一筆其非凝可知不然不應以目前好友誤書其名如此